

青年海評論

元仲魁

青年海評論

第七十四期 目錄

救國教育與青年之責任問題.....	澄
民主與獨裁.....	張珪
心的轉變.....	碧天
夜.....	馬遇乾
中國文獻之厄運(續).....	頑石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五三).....	盧滄

救國教育與青年之責任

盧澄

無論古今中外，在脫離蠻野生活而要求推社會文化的國家，都是要注重到國民教育問題。教育的對象，當然是一般思想未成熟志向未確定的青年們，尤其是現在處在國際競爭怒潮中而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應付時代的中國，更應該注意到青年的教育，使青年們知道自己的責任，並且能夠負起責任，從前越王勾踐報吳，他就是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政策，現在我們的中國的國民，在人口上的比例，已經不在少數，就是缺乏一點教育，所以最重要的，是把現有青年國民教育起來，使大家能夠擔負起先雪重國恥的責任，簡直說一句：「要救國必須好好教育青年，只有好好教育青年，才始可以救國」。

本黨革命領袖

蔣委員長，他繼承總理國民革命事業，以三十年努力革命的經驗，最近在四川參加擴

大紀念週上，昭告中國青年同志們以兩件重大救國方針，第一是在第三次擴大紀念週上講「救國教育」，第二是在第六次擴大紀念週上講「青年之責任」。他所講的全文內容，本省因為地處僻遠，無從親聆目見，但是就我們的觀察，確為目前救國家救民族的名言正論，茲就其所述要點，分別晰明其事如左：

(一) 青年之責任

在 委員長引用 總理的遺訓說：「青年為國家未來之主人翁，應以救國救民為唯一職志，負起民族嚮往開來之重任。」就這幾句話裏面，可以知道青年是將來國家主人翁的繼承者，我們要保護國家民族的生命，要維持國家民族繁榮的名譽，在現有的國民應負救國之責任外，還希望青年們能夠切實負起將來責任。青年們能否負起救國重責，這是關係國家民族興亡榮辱前途很大底，青年們究竟如何能負起將來的重責，那就不外於平時的修養，注意致教育問題。

青年的教育問題，既然這麼重大，那麼中國現代青年教育，應該以什麼方式為方針呢？關於這一點，讓我在底下救國教育裏面詳細加以說明外，現在先將 委員長對四川青年的訓示的要點，列舉於左，以作吾人論述的立場。

「1. 人人應犧牲個人之自由平等，以求整個國家之自由平等。」

2. 大家應該明白「人」之地位與責任；

(甲) 在宇宙中——應負起宰制宇宙，征服自然，創造文化的責任。

(乙) 在國家中——要自覺自強，建立自由獨立的祈國家。

(丙) 在社會中——要為社會勞動服務，為人羣謀利造福。

(丁) 在家庭中——要發揮孝友敦睦，任勞卸責的美德，與從事家庭勞務。

(戊) 在學校團體中——(子)親愛精神團結一致。(丑)服從領袖。(寅)嚴守紀律。(卯)養成義勇決斷冒險進取之精神，發揮羣育，勸成健全之國民。

3. 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4. 強健之體魄，為一切事業之根本前提，望大家特別加緊鍛鍊。

5. 希望四川教育能積極改進為全國之模範。

以上所舉五項，除第五項希望本省教育當局注意發揚而外，其一 二 三 四 四項均屬 委員長明察中國現在青年病態，對症下藥之辭，茲遵其訓示要點，撰作「青海救國教育」，提供本省熱心教育事業者，以為參考研究之材料。

(二) 救國教育

1. 教育要文武合一：

教育文武合一之意義

吾人稽考中國古代史策

在春秋以前，文武本無二途，其後人事日繁，文事武略，各求專功，以期精良，始有文武之分，歷漢唐宋明清各朝代，幾經二千年之譜，武將尚力尚勇，文臣尚智尚文，界限判若鴻溝，而文武間之意見亦日深，每每文臣得勢，則鄙視武夫，放棄武功，養成一種孱弱風氣，武將當權，則弁髦文人，藐視詩書，造成粗俗之時代，彼此推移消長，每每因偏於尚文而招外侮，偏於尚武而釀成內亂，從沒數百年的長治久安。其間或有一二文人而兼武略，武人而研究文事者，其功名事業，必能炳耀一時，遠非偏文偏武者之所能及。民國承明清科舉制度之後，一般國民之腦筋，尚遺留文武異途之思想，一提到文人，就會聯想到「文質彬彬，手無縛雞之力」這等套語，一提到武人，就會聯想到「糾糾武夫，繫柱罵座」等等套語。這種侮辱現代國民的話，反有很多人認為當然的。面對這些話表同情，要曉得做現代的國民，人人都應該執干戈以衛國家民族，人人都應該懂得禮貌文事，這才算是個健全的國民。

至於現代雖說是科學紛繁似乎應該人專一事，比較可以精深，但是在這國家多難之秋，所謂專攻一科的現代科學家或文人，都應該了解軍事或軍事操演，可以在這同赴國難的時候，參予軍路，將所學用之於救國家，救民族的實際工作，而現代武人更須研究社會科學然後可以使一切

行動，合於國民革命的潮流，不至盲從妄動，再進如軍官能夠懂得聲光力電等科學，更可以就其軍器築壘等，應用範圍以內，發明一切科學上軍事的補助品，再就青海現狀而講，大部份是文者不管武事，武者不管文事，文學生以做幾篇文字詩歌，為唯一努力的工作，軍人以背槍桿上戰場為唯一的職責。如果一旦青海對外發生戰事，拿着文字詩歌當不得槍砲子彈，拿現有的槍砲子彈，一定敵不過應用科學戰爭及善用軍路節制的軍隊，並且這些自命為文士的這些人們，常常以純粹文人自命，胆略特別怯小，每逢有事，不是望風逃竄，便是草木皆兵，聞槍聲而戰慄，見兵馬而色變，遇有軍事預先庸人自擾，這些都是文武分途的最明顯的弊病。所以不要救國家民族則已，要救國家民族，就一定要改造現在繼往開來的青年們，使他們的所學，漸趨文武合一。

教育文武合一實施之辦法——這幾年來，本黨領袖，

深知處現代潮流激浪之中，教育提倡文武合一，為唯一救國之途徑，所以近年中央在教育的設計，如中央軍官學校，高等軍官教育班，陸軍大學等，莫不學科術科，兼顧並重，甚至於有許多學科出類拔萃的軍人，其對於社會科學及聲光力電等科學之研究所得，竟遠出於一般文人之上，而中央政治學校，則以軍事統制學生，使文學生的生活，日趨於軍事化。其成效與受益之處，已日見諸事實。而東南各省當局，亦各相繼效法舉行，施行日有實效，即就

本省而論，軍官佐士兵之學科訓練。中政分校回中學生之軍事訓練統制化，以及各小學校童子軍訓練之激進化，均可以證明現在全中國上下，已一致努力於教育文武合一之途也。但在我個人之救國教育理想中，文武合一之程度，應不以現狀為足，至於更進一步之辦法：

第一，要全國婦女，均參加軍事訓練，應有徵兵役之義務，凡屬十五歲以下之女子，均須參加女童子軍訓練，以養成全國婦女軍事統制化之趨向。

第二，要注重家庭軍事教育，使軍事術科學科，成為全國男女兒童之常識。

第三，要將全國童子軍，施以嚴格積極訓練，並加長其訓練期間，即在年齡上已逾童軍訓練時期，亦不得放棄固有之軍事訓練。

第四，各普通大學專門學校中等學校之學生，延長軍事訓練，定為主要考績學科。並在每次假期之內，參與軍事實習，或參加軍士生活。

第五，實行全國徵兵制，凡屬到達徵兵年齡者，無論學生公務人員，均須受徵調，服兵役，不得任意脫逃兵役。

第六，厲行保甲制度，除壯丁必須在鄉村中接受軍訓，或直接參加軍隊生活外，並選其已逾征調年齡而壯健可任兵役者，亦須接受防衛軍事訓練。

第七，延長及增加現有之各軍事學校的學科及各種科學訓練，擇要定為主要學科。

第八，凡屬退役無業之軍人（包括軍官佐士兵）均由政府給予月費，按其程度，參加於政府所指定之程度相當學校內，研究科學，或另設訓練班，養成退役無業軍人各種專門科學智識。

第九，所有現役軍人，在平居無事時，除施以軍事訓練外，並按其程度，嚴格加以學術訓練，養成軍隊學校化之風氣。

第十，現役軍士，在服役期滿以後，如有志願入學者，得由各軍事長官，按其程度，保送入相當學校求學，各學校須從優錄取之。

以上十款，雖屬為個人揣擬之詞，苟能見諸實行，其利有五：（一）從軍事或為國民天職，可以泯除文武之界限而致養成偏文偏武爭競之厲階。（二）全國皆兵，全國皆民，有事可以增強抗禦外侮之戰鬥力，無事可以增強國家之生產力。（三）軍事成為人民之常識，可以增強國民自衛精神。（四）伊現役之軍人，不至成為文盲，退役之軍人，不至於成為失業無業之游民。（五）可以增強國民體魄，至於本省當局，更應體斯意而積極，向蒙蔽同胞牧地中推進，以求促成全民革命事業之平衡發展。

2. 青年要克服自然以鍛鍊體魄

青年體魄強弱與國家前途之關係——在上面已經講過了，青年們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那末將來國家的安危強弱，都是要看將來的當家人究竟怎樣？過去所以中國的國家民族，繼續地被外國人欺負壓迫，不能夠平等自由，這都是因為過去的當家人，體魄不健全，担負不起當家的責任的緣故，在從前外國人侮辱我們中國人的口號，說我們中國人是東方病夫，照事實說起來，中國人的確很少有健全的體魄，和強壯的筋骨，外人時常在南冰洋北冰洋冰天雪地裏面，和赤道沙漠之中探險，可是中國人在普通的沙漠雪山行走，就算苦得了不得，稍稍刮一場風下一點雪，就鑽在熱炕上或是房子裏烤火，走到天氣稍熱一點的地方，就叫苦連天，甚至於不敢出門一步，在事實上也是體魄不強健，抵抗不了寒熱，又如外國人時常遠涉重洋，以旅行跋涉為樂事，可是普通中國人歡喜住在家里，安土重遷，以出門為不得已的事情，因此有讓外國人在中國各地方東遊西蕩，很少中國人到外國各地方去遊歷考察，所以外國對中國的事情，每每反比中國清楚，至於中國人，不但對於外國的事情，一輩子鬧不清楚，就是自己中國人的事情，也是糊裏糊塗，很少有人明白底，最不堪的，還有一些不知自愛

的，整天躺在炕上抽鴉片烟，不但把自己的身體新喪了，還把他的子孫的健康都犧牲了，這是多麼可恨的事。

還有最明顯的而且最重要的，在國際上一旦有什麼戰爭的事體發生，大半是靠軍隊的精神和她準備的物質而分別勝負，年年中國對外抵抗，節節失敗的原因，是大半出於精神物質，都不如人，所以國家民族，直被人家壓得沒有抬頭的機會。推之即是產業競爭文化競爭，也都是在這上面吃了大虧。歸結地說一句，過去的老大中國國民，因為身體不好，當家的時候，掙持不了門面，要希望繼承的青年，能夠把身體健壯起來，可以替民族國家爭氣。

鍛鍊身體所應注意之事件——據上段所說；青年身體的好壞，關係民族和國家安危強弱的前途，那末要做現代中國的青年，無疑的要注意到身體修養問題，至於如何去修養身體，修養到一個什麼程度，都是今天所應該附帶報告的事件。

關於這兩點，委員長曾經講過：「人為萬物之靈，亦為宇宙之主宰，應當發揮我們的聰明才力，來認識宇宙，宰制宇宙，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不斷的創造人類的文化，宇宙間的萬事萬物無論聲、光、力、電、動物、植物，

曠物，我們都要去宰制，征服，利用一切，使無用的變為有用，有害的變為有利，例如洪水為患，我們就設法疏導，以興水利，獸類為患，我們就要剷除牠或馴服牠，使為我用，我們的祖先神農氏發明醫藥為人治病，黃帝作宮室舟車，並發明指南針以便利居住交通，螺祖發明蠶絲以給民衣，后稷發明稼穡以給人食，大禹治洪水使人能安居，這都我們先代的祖宗，以大無畏的精神，克服自然，利用自然，為民生造福，為國家民族開文明的偉績，「可是到了現在，竟有許多人，不但不能克服自然，利用自然，反為自然所限制，譬如西北民衆「靠天吃飯」這句口號，就身體和精神，愈應用愈發達，和自然愈抵抗愈進步，大家應該要想法和日光，空氣，水鬥爭，以鍛鍊強健的體魄，去克服一切自然界，越是大風大雪大寒大熱的天氣，越要振作精神，出外去工作鍊成銅筋鐵骨，以成就頂天立地的事業。

在我們所得到的經驗，人們的身體精神，愈畏縮愈孱弱，愈勇敢愈強壯，譬如各位的讀書，做文章一樣，假使承認自己腦筋不好，不敢讀書做文章，那末一輩子都要做文盲，永遠不會進步，現在大家所以能夠看書做文章，就是因為大家在從前有了讀書做文章的勇氣，又如鄉間的

農民和趕馱的脚夫們，他們不管下雨，下雪，大寒，大熱，都能夠在太陽雨雪風霜裏面奮鬥工作，他們不但怕一切自然的限制，並且因為奮鬥的結果，身體比任何人都強健，現在所希望於大家的，就是要大家對自己有自信心，努力研究學問和抵抗大寒，大熱，艱辛，困難。克服一切自然。至於努力的方式很多，一時講不了多少，大體無非是注意體育，養生，和不怕艱險。

民主與獨裁

初中三年級張珪

民主與獨裁，是政治史上兩種潮流。從歷史上看來，互為消長，互為應用；有時調和，有時衝突，民主弊生，則以獨裁醫之，獨裁過甚則唱民主以制之，直互為利用，互相調和，方為治世。現在國內民主與獨裁之爭論，頗為時人所注目，雙方領袖人物各有立場見地，議論紛紛，張說張有理，李說李有理；我們聽了張的話，覺得張有理，再又聽了李的說，覺得李也有理，要加以折衷的批評，民主與獨裁，在理論與事實上，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如果取長捨短，互相為用，則庶幾近理矣。

主張民主者曰：謂一人之智識有限，衆人之智識無窮

一人之能力有限，衆人之能力無窮，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上說：「政治是衆人的事，」有關衆人之利害，如何興利，衆人知之，如何除弊，衆人亦知之，興利而得利否，除害而害去否，衆人亦必知之，而詳且盡也。所以衆人之事，只有衆人去管理，方能巨細無遺，效果圓滿。古人所謂一天視我民視，天聽我民聽，一卽此意也。辛亥革命，推倒四千年專制政體，一躍而爲共和新國者，亦卽此意也。中山先生之創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亦卽此意也。吾人欽戴中山，信仰主義，對此民主政治，是毫無異議的。

主張獨裁的人，謂以上不過理論方面之言論，若就事實上言，衆人天賦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既平等，而有能力有學品之人，亦如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耳。設今以有才智之人，管理政治，則連用鴻謀，常卽立斷。既有高出衆人之謀略，又乘相當之時機，其結果之美滿，可斷言也。何況一國之大，人民之多，路途之遙遠，交通之不便，設每有一事必待個人羣集討論，則時間空間及其他種種困難關係，實爲事實上在所不免。若以選舉之方式，推出代表，行使政權，而代議政治流弊，又所不免。而國會議

員之所代表者，僅爲少數資產階級耳。而於整個國家之利益，及大多數國民之意志，亦無與也。如是，真正之直接民主政治，既爲事實上必所不能，而間接民權的代議制度，又爲社會一般人所不滿意，虛偽的民主政治，則不如乾乾脆脆教國人有才能衆全者獨裁獨斷，獨斷獨行。如此，則國家蒙其利，人民得其福，補偏救弊，則獨裁政治尙矣。

以上二說，顯爲兩種方向不同的反對主張，民主方面的主張，既十分堅決，而獨裁方面的理由，復十分充足，何是非，何去何留，莫衷一是。今欲統一中國，復興民族，宜各舍其短而取其長，則獨裁民主制尙矣。獨裁民主制者何？卽用民主的制度，而除去民主散漫之流弊，用獨裁之精神，而革除專制之制度，這因爲專制的毒害，在全世界經過這恐怖潮流，犧牲了多少熱血，把牠推翻以後；斷不能讓他死灰復燃，若在全國人民共同信仰推戴之領袖，欲誘以治理之責，而不予以全權運用之信託，是無異欲人工其割而從旁擊其肘也；善用用者，常盡人之用，所謂衆人管理衆人之事者，並非人人都上政治舞臺做總統總理也，一國三公，尙且不可，何況中國四萬萬人，就有四萬萬

個總統，不要說在政制上不成總統，即在事實上亦必窒礙難行，所以民主解釋，斷不能謂多頭制或議會制即為民主，而亦即為衆人管衆人之事也。所謂衆人管理衆人之事者，乃全國人民，有運用四權之能力之謂也。人民既有運用四權之能與力，則常選之賢者信任之，不賢者罷免之，制定法律之良者適用，其不良者重訂之，如是則可以毋患乎野心家之竊柄不返，至於被選相委以後，則當予以權力，使得任專責而盡其長，興利除弊，安內攘外，均可依其權力而發揮其才智，是即所謂民主集權制者是也，能如是，則較虛張民主之善名，而蹈散漫之實弊者，必為益更多。

吾人更應明白認識者，現代中國之環境，在國勢與民智上，均不適用於多頭制之民主政治，近數年來，因慕民智之美名，試為多頭之政體，遇疑難則人人推諉，遇權利則人人爭競，以至國難重重，誤人誤事，是在事無專責，人各自私也，如能信任大公無私之人，使行大公無私之事，俾得權衡輕重利害，何至國事一誤再誤鑄成遷延失機之大錯乎？至於現在中國之民智，政治之幼稚，尚在水平線之下，如果託以政權，是無異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

實多。更何能高談民主？觀乎此，則所謂民主與獨裁之利弊，可以不辯自判矣。

心的轉變

碧天

——赤裸裸的寫出學童心理——

在時輪不斷的推進中，白白的空拋棄了二十七個年華，到現在每每回憶在童年——學齡——時代，覺得有許多的事兒，每件都可以令人發起噓來；尤其是在讀書的時候，更覺着心理上常常有一種可笑的無意識的轉變和影響：半年；或一年；二年。這種轉變和影響，與其說是年齡上的演進，無寧是那種天真爛漫的小兒心裏，容易受到書的——尤其關於小說方面的刺激所得到的，此種可笑的、無意識的情況——轉變和影響——在我預料之中，定有和我表同情的情況：因為他們也許在學童時代，感受着與我走的是同一條路道兒，——半年，或一年一度轉變，假如看了我的這段寫實以後：（因為他於家庭教育上有參考的必要，所以我才不揣冒昧，不憚人譏的寫在下面。）

（一）天真爛漫中入了學校

大概是八歲新春未過的時候吧：髻髻記得是「金吾不禁」的元宵節過去日子不多，那種五光十色的花燈；和神奇異妙的火花；以及光怪陸離的社伙……：……仍然盤旋在我的腦子裏，在這個正月十五方過去的當兒，還希求着下年的元宵速速蒞臨的時候，父親突然將我喚在面前說道：「你的歲數不小了，現正在念書的時候，今年定要送你到學裏去的。」我那時還不知學是怎樣的，不過他老已經說了，我仍好像沒事般的，以為今年未必上學。那知到第二天父親真的言行相顧了。他老到這時買了一對清油臘；兩張黃表；一束藥香；同時手巾裏提着一包點心；酒壺裏灌滿了四兩白干燒酒，一面令我跟隨在他老的後邊，由家裏出門起身，轉灣抹角，不多時候，走在縣立模範小學校裏。那校裏的老師聽說一個是前清的老秀才；一個是學堂畢業的洋秀才。當我倆走進校去的時候，一個大漢四方臉面的老師，先和父親說了幾句話，然後才給孔夫子點燭，上香，叩頭，這時又進來了一位中等身下，不肥不瘦的方圓臉面的老師，父親先與他倆作揖斟酒，並且教我對每位老師叩了一頭，就將我立正在夫子的面前，訓勉了幾句，然後說出兩位老師的姓名：於是乎我才曉得大身子的老師姓于，是老秀才；中身子的老師姓王，是洋秀才了。父親訓

勉我後，一手握着手巾；一手提着酒壺，慢慢的走回家去，我看見父親出了校門，形影不見以後，無精打采的仍呆站在那裏。正在難過着想要哭出來的時候，幸喜兩位老師知道我在發愁呢，便攜了我的手，領到一個長方形的教室中，裏邊早有年齡和我差不多的十幾個小同學們，都在呆神呆氣的儘管望着我。老師指定了我的坐位，便寫了傅我的名子貼在上面，我那時的心中，覺得實在有些說不出來的悽愴，和煩悶哩！不多時候，有幾個小同學們都似乎很奇怪的你看我，我望你的約莫一刻鐘的光景，才漫漫的爬在我的坐位前面，有些似罵而不敢問的向我視了幾眼，簡直把我已鬧得臉泛桃紅，覺得燒燒的直然害怕了起來。這時父親已打發人送來了一本共和國初小國文第一冊一本，老師替我寫上名字，便叫舊日的一個學生，替我拿來，那時我仍舊在那裏呆頭呆腦一語不發的坐着，送來書的學生便開始和我談起話來。他說：「你姓水嗎？幾歲了？」我說：「我八歲了，你姓甚，兩個老師厲害不？打板子不？」他說：「我姓羅，老師很好不打人。」這便是我初入學校讀書後的第一次和同學們的談話，是永遠不能磨滅，忘記的啊！

(二) 果受雙重壓迫歟？

到學校裏三天以後，那些呆神呆氣的小同學們和呆頭

呆腦的我，算是已由陌生而漸混熟了。每日價儉吃着：「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之類，而且我的性喜活潑，所以每日只管耍頑皮，因為這本當初視為畏途的首冊國文，竟被我五日讀完了，所以有些同學們，對我的讀書，頗為驚奇，於是有些幾個很圓潤的小眼珠兒，似乎很異怪的向我老視着，確的，他們含有不信的意思哩！但是他們的小心靈兒上，早已有我的印像了！有許多和我非常的要好。至於老師們呢？更其大誇特獎，常謂：「聰明過火」。在同學和家長面前，總是常以此四字贊許我，他們那裏會知道這都不是偶然的呢！事實是這樣的：「原來我在五歲的時候，父親便把一本小鑑書三字經，已慢慢交給給我，我也順口溜之的就讀熟了。專教講孝悌之學的弟子規；和中國人形成宗族觀念太深的百家姓，我到六歲的時候，已可以不要看書而通同背誦了。至於那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的政治樞紐——總綱的大學；以及不偏不倚，合乎於中，不走極端的中庸，在七歲時，都在父親的嚴厲面孔之下，也死記在肚子裏了，自然一本初級首冊國文，是算不了什麼的。」在學校裏的第一年級時代，除了首

冊國文而外；二，三，四，五各冊，也繼續着讀完了，於是老師們對我「聰明過火」的綽號，益發叫得不休。差不多這四個字，每天總得說一遍。同學們彼時，更以此四字作為撻苦我的材料，在第二年，算是初小二年級了！父親對我又加了一種桎梏，那時又強逼着我來讀孔老先生講仁學的論語，我在這雙重壓迫之下（？）不知換過了父親的多少鞋底和髮辮繩子；受過了父親的多少口唾，和帶污辱性的高呼低罵，才算「學而時習之；述而不作；先進於禮樂，……」的糊裏糊塗的將上下論語，算是在這一年——九歲中讀完了。這一年中所受的苦楚，只有我自己心中明白。局外人實在夢想不到。父親因為對我的期望心太切，所以對於小孩子的很簡單脆弱頭腦，是分毫不顧惜一些兒的！

(三) 無意消遣想做優伶

十歲的我，已是初三年級，學校裏的各種功課，自然是較初一二年級難些兒了。是年下半年，除掉學校裏的各種功課外；又要適人去仁赴義了。所以「孟子，見梁惠王。」「天時不如地理，地理不如人和，……」又每日離不開我的口，鎮日價又要上課，曉間又不得空閒，真把

我覺得討厭極了。所以在這萬分乾枯無奈之中，竟想了一個求得快樂的法子；記得曾在父親和母親的面前，說了幾次說話，大概騙到了五六十文制錢的樣子，在縣衙門口的小書攤上，買了幾冊戲曲本子，等到老師們被人請去吃飯，或有別事不在學校的時候，便或天在校裏高聲喊唱起來：什麼「清早開奔大街前去買畫，……」，「諸孔明坐元堂裏流滿而，……」等等的秦腔。混日子似較快些。其餘還有什麼花亭相會，三娘教子等本地的小曲，也在不斷的「高文舉打坐在花亭上，……」；王春娥坐機房自嗟自歎：「……」的亂喊亂唱，好像貓兒走開了的小耗子一般；但有時運氣不佳時，也就因此而挨幾下板子，却把唱戲每日當爲正事。所以心裏想着自己如何學會唱戲？也像那些伶人們穿紅帶綠的在台十大搖大擺，高聲低噪的，唱將起來，好博得一般人們的頂好的批評：

（四）初讀小說欲作英雄

又是一個新春過去，已經成了四年級生了。記得有一次偶然走到一個馬姓的同學家中玩耍去，真是無巧不成書，在他父親的大烟盤子裏，看到了一本薛仁貴征東的小說。當時翻閱了幾篇，不覺癡涎欲墜，想要借過來看看時，但是人家那本書，也是伊朋友處借來的，又不欲借給我們

小孩子看，真把我急得要瘋。猛然想到自己在新正月時，曾給長輩們磕過頭，他們多多少少，總得給我幾文拜年錢，合算起來，已經兩串有奇，於是瞞着父親並母親，悄悄的將錢偷去，便以二百錢買到了一部說唐掃掃北，征北，及到看完以後，因爲前後因果，尙未能窺全豹，所以又購了一部隨唐演義，及征西之類，每日簡直連飯也不想吃，心目中只有薛仁貴，秦叔寶，尉遲恭，及羅成，羅通，所以在講堂中，先生講的什麼，一句一字，都未聽着；走在街道，書本不脫手，有時頭會碰在牆上，或足踏在溝渠裏，真有食而不知其味，行而不知途徑的道理！那時的心裏，益發想得可笑，到現在還要令人噴飯哩！你想想的是什麼？

→自己如何像薛仁貴般的也多吃幾升米的飯，練一些氣功，學會武藝，不特可以英雄一世，爲國爭光，且可得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妻美妾，如柳金花之流的。就是秦叔寶輩的義氣深重；徐茂公的博學能算，深知天文地理，過去未來，如果自己能夠方寸正直，潛心精研時，或可學到。更想着把自己也出息成一個能文能武的漂亮公子，如羅通，薛丁山二人，會有能文能武，美貌多情的姑娘，如屠爐公主，樊氏梨花的硬來和我做夫妻，爲國家幹一些兒有功的事兒，名留史乘。更想着……」因爲這種思想的结果，便把學校的功課，置之度外，不特連書懶得讀，就連學校裏也懶得去了。每日早晚間，儘想着如何去碰碰運氣；去遇過巧機會，假如不能得到地穴以供我探；至

少心誠求之，或能遇到什麼想象中的香山老祖一類的神仙。或來將我指點，或能將我收為弟子，想要為以上的庸玄的理想，作成事實起見，直然把我那一點靈犀——小方寸內，竟弄得五花八門，為飽裝着的荒渺的理想，和無意義的虛榮，完全佔領了。又加着父親看見我的神氣和那些小說後，終日罵個不休，假如你要稍為辯白一下時，他老人家會給你一個不客氣的唾滿一臉的痰唾沫子；或賞兩個耳光的。這樣以來，我更覺得讀書是一件討厭事兒；僥倖的碰巧機會，反而倒佈滿五內，不能離開我的心了，所以後來竟然發生了幾次逃學事件，一心去往山林中訪仙學法。我所訪他的山，是在離城不過四五里的地方，明知仙在幽靜清雅的山深茂林中，但彼時已為其所誘惑，一個普通人遊玩的地方，認為神仙就在彼間了。至於訪仙的結果，是父親賞了十餘下鞋底；老師賞了二十個手板，一個大過；並且跪了一點鐘。後來父親又追問那兩串錢時，又飽飽的吃了一頓細柳條，皮膚上起了五七個細紅印。同時又把我心愛的說唐——征東、征西，都鎖在父親的櫃子裏去。與我暫時離別，真是「近在咫尺，遠似天涯」了。或在無法之中，每日只有背着父親在櫃前盤旋一次，俟着母親的開櫃，畢竟母親心慈，恐怕，我又因此挨打，所以在我出外校中去時，始行將櫃開取東西。這一年中間，除掉僅結束了我在初小校的一切功課成績外；所讀之書，即為下孟子，其餘的功夫，盡費在小說中的僥倖上了。把上中下孟子，不知

所以的費了兩年功夫，始行讀完。較諸已往，真要差煞。這時我的心中有兩種概念：一是喜；一是憂；喜的是今年初小畢業，明年即入高小，三年的功夫，畢業以後，就可與常洋秀才，並能幹事體掙錢，養家。憂的呢？是明年已經十二歲了，較諸古人的甘羅，周瑜，真是天淵相隔，所差甚遠。（這都是山戲曲本裏看到的）尤其是自己在二、三年級的成績甚佳，不論學期年考，常在前三名上，尤其首名居多次；三年級時已退至五名以後；這年的畢業成績，竟在十名以後，幾乎列在丙等。又恐明年考不入高級時，難免被人恥笑，所以常懷着鬼胎！

（五）觀龍京俠義入心坎

第二年——算是十二歲，運氣也還不壞，僥倖考入了高級，自己覺得非常榮耀，好像已成了什麼洋秀才似的。同時父親對我的態度，也較前寬鬆了許多，所以在錢財上，也不像去年的計較嚴束。因為這樣，我的胆子也就大了，一切行動上，自是自由了許多。誰知人心是老不定的，父親雖然對我好了，但是我絕不以其待我好而我認為滿意；錢財方面，較諸去年雖似稍為寬裕，但我絕不以既寬而能滿我的貪慾，乘着那時父親的生理尚好，竟大膽的做起人類所不齒的，所認為惡極的偷竊生活了。有時雖然被父親知道，但他老並不像往年的嚴責。明知道我偷去的錢，定是買了小說，所以除了叫罵幾聲以外；再莫別的什麼表示。至偷錢去後的勾當，那知竟會出了他老的意外呢！事實又

是這樣的：「記得那年我們那個小縣上竟會來了一班子京戲。這京戲在我們縣上，算是第一次到來，不特是我；就是其他的些人們，都似乎很奇異的，對那空前絕世的京戲，認為確是罕見，所以一般人們，大有滿城風雨，舉市若狂之概呢！到開戲的那天，自然我爲了好奇心之衝動，也不能例外，及到戲園門首，真是車水馬龍，萬人空巷。當時我花了二十枚銅板，到裏面找到了一個小石欄，和幾個小同學們，在未開戲的前一點鐘，早就佔住了。（那時我們縣上，尚使制錢，能花二百文銅錢看戲，已算是很闊綽的小孩子了。）那時我對京戲，分毫不懂，而且說白唱功，連一字也聽不清楚。不過他們的武戲，演得真好，確中人言，真刀真信，直把我的心裏覺得怪難受，誠恐真殺了人。不是玩的。但是隱隱中，似乎聽得傍人們說着什麼落馬湖，黃天霸……等。把我直鬧得黑慮了！及至晚上，向父親詢問了一遍，才知道這虛的真情了。不過有點困難的：就是父親問起：「你看戲的戲錢，是何處來的？」時，我便漲紅了臉，答了一聲：給去了五個銅板，連擠帶混的進去了。」這說話說的真算很圓滿，父親雖已認爲實話，這樣一連數天看的戲也不少了；什麼連環套；水龍窩。還有七俠五義上的蔣平捉拿花蝴蝶，五鼠鬧東京；捉拿白菊花……直把我看的心花怒放，覺得快義英雄，的確值得我們欽佩。」於是又一變我的心理，把所儻得的錢，再不看戲，仍做去年買小說看：因爲戲裏唱的，儘是些零

碎的片段事實，真莫多大的意思，又以欲窺全豹的野心太濃厚，所以改變了方針。那知書上說的，更比戲上演唱的熱鬧，且又有系統；有因果，於是把俠義小說，真有刻不能離的景況，所以由施公案，而彭公案，而清公傳，由七俠五義到小五義，七劍十三俠，……等，手不釋卷，恨不得一天，或一時，看完一部。而心中又發生了一種碰運氣，遇機緣的作用，想着「如何能夠得到一個全身功夫的老師，爲自己教熟一身飛簷走壁的本事，替人間打抱些不平，殺幾個土棍，惡霸，貪官；救一些忠臣，孝子，良民。又想到黃天霸的青年英雄；賀天保的少年英武；老邱成的鐵身；馬玉龍的水陸兩路的英雄蓋世；展南俠英敏義信，歐陽北俠的仁厚忠誠；白玉堂的風流瀟灑，徐良的貌醜心直。徐鳴皋的正氣凜冽，這些在在都可以使人效法，使人欽佩；尤其可以以此我在這些人中，無論任何人，學會一個，都可以幹些功績，留名後世。」但是這些憶想，在我都不足爲奇，而最可怪的，是一種我內心的妬羨交加。對於這些人們，雖然一面在羨慕中；但一面却非常嫉妬：「因爲他們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他們不過有了些武藝功夫，雖然所作所爲，都是些驚天動地的事兒；而他們卻都有貌似天仙般的英雄美姑娘，來作老婆，幫助他們幹功立業。怎麼我卻孤零零的受罪呢？」那時我雖然心中不知道夫妻的用處和好處，但是小心兒裏，卻滿裝着漂亮姑娘！美人。這樣的每於看完一部書，便肚子裏裝滿了一些兒難

過；方寸中多了一層心事，所以對於此種幻夢空花的事兒，簡直不能離去心頭，直鬧到心昏神曠，幾乎害起「饑花水月」的空想病兒來。後來又想起「練拳跳高，飛簷走壁，雖是一樁難事，但總可以學得來的。」會由思想而進於實驗的，為急於練成功夫起見，便不尋找高明老師，只照着小說上的辦法，一知半解的演將起來。誰知過了一個多月，試驗了一下，毫無效驗，不但功夫沒得到一分，就是跳高跳遠，僅僅進步了五寸，這恐怕還是日月的增加哩！拳術方面，更不能題，身體反覺不如已往，所以就漸漸的淡了下去，不上十天，簡直抬也抬不動了，英雄之念，自斯畢矣。那裏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雄之念方畢，酒肉之口福又臨。猛然記起了濟公和尚。雖然形式上髒污醜惡，瘋瘋顛顛的窮陋不堪，但他那種救人救苦的仁慈心腸；飲大盃酒，吃大塊肉的豪爽氣概，的確是可以學法的。英雄固然不易學，救苦救難，又非我能力所能辦到，但他那喝大盃酒，吃大塊肉的舉兒，也可令我學學，也不枉看了一遍；飲慕了一番。想到這裏，便將書本拋下，隔手蹣跚的又偷上幾文錢，大約是八個銅板，一氣跑到酒店裏，灌了四兩白燒酒，也不讓人，因為我肉向來不好吃，便將酒一股腦兒咕咕的喝下。冷酒發的慢，起初不覺得怎樣，正預備再要喝四兩時，猛覺得眼前一花，於是才知有了醉意，趕快跑到家中，將一進門，躺在床上時，早已昏迷不醒

人事不知了。第二天醒覺餘醉未過，頭暈耳鳴，不得已，才發病養身，請一位對門的同學向校長請了兩天假，雖然父親母親，都曉得我是喝醉酒的，惟因初次所犯，尚能寬恕；但是我呢？仍然含糊糊糊的，強辯着是病不是醉；及至父親指出證據時，始則俯首着首，紅着臉，一語不發，這一年來的功夫心思，盡費在英雄俠義的京戲，和小說；以及每日想法做賊偷錢，買書喝酒的當中，五光十色，好似一座雜貨舖子，所以對於學科的功課，棄如敝屣，毫末之顧，學期及年考的成績，落到二十名以後。若不是國文佔了七十餘分外；恐怕有不及格的勢了，所以這一年狀況，到現在仍有使我追悔不盡的抱歉哩！

(未完)

夜

馬遇乾

黑的夜，我在漆黑裏摸索着進行，天是黑的，地是黑的，哦！黑，黑，黑，什麼都是黑；這夠我有些悚然了，但是我不得不在黑透了的夜裏向前一步挨一步的進行，我似乎看見街邊的角落裏，有些古怪的東西，探頭探腦的在窺竊，我覺得身後來了一羣與我有仇的黑魔，我不敢子細聽，我不敢向兩邊瞞，身後脚步緊緊地追來，我不得不放大我的脚步……忽一陣狂風迎面吹來，

不由得我的頭成側面了，我睜開眼：許多張牙舞爪獠獠可怕的怪物，將我伸手攫抓，身後聽得模糊咕嚕騰騰的聲音，牠聽越顯了。一個無聲雷從頭上打下來，立刻一直冰到脚底，接着打一個寒噤。

我想很快的跑，但恐怕被出意的石子攔倒，路上被水淹了，溜滑得很，還是叫人要照規矩踏實走。

街燈帶着一副淡黃的面孔，向我悄悄地微笑，她像極力的想要發些光照射我的前程，恨命的在掙扎；但這無益，我仍踏着黑的路身。哦！怎麼好？什麼，什麼？原來正踏在一塊淤泥上，幾乎跌了一交，不！這該怪誰好，好！怪自己不留心吧！——心上仍是感謝着街燈的好意。

啊！嚇壞了！偏又踏在一個正熟睡在街心裏的狗的身上，牠立刻跳起來咬我，我措手不及了，啊！啊！這可了不得啊！我覺得我的耳根裏響的一聲，什麼都聽不見了。……

前面不遠有一線光明。比較街燈強有力得多，我想我立刻奔過去，但那裏能夠，我的全身簡直沉重了下來，腿也酥軟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再不願奔上前去。我硬着頭皮，索性坐在一堆亂石上，我週身的空氣，頓時緊吸了！

「好！我來吧！一切古怪，都壓到我身上來啦！我怕，我將我的一切都顯犧牲了，這世界是黑的，我不願在黑暗探索我的前程了，我知道，我終究不能衝出這黑圈，我絕不怨恨……」我的顫動一顆弱心，叫我這樣的發誓，我於是昏恍然了！祇覺得眼前心花亂飛，一切都在週身轉動了！

一九三五，七，二八。

中國文獻之厄運 (續)

頑石

由元明至清各代典籍之結集散亡，可略見於元史及明史藝文志，及四庫總目所著錄中。茲再依次抄錄如下：

宋時三館圖籍，號稱大備，汴京既破，蓋歸金源氏。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徙置京師，改名宏文院。九年置秘書監，掌歷代圖籍，並除陽等禁書。及大兵南下，命魚友直括宋秘書省禁書圖籍。伯顏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宋秘書省國子監藏史院圖書，由海道再運至大都，秘書所藏，彬彬可觀矣。唐以前藏書皆出鈔寫，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內，自國子監秘閣刊校外，則有浙本，蜀本，閩本，江西本。或學官詳校，或書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攜架相誇。世祖用許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書籍板及江西諸君書板，立興文署以

羣之。故元奎章崇文之積，不下于歷朝。其尤可嘉尚者，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考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故何，王，金，許之書，多賴以傳，鄒陽馬氏之遺教，且出於羽流之薦達。其他或命以官，或給以祿，亦古今來所未有。（未完）

各縣 巡迴 視察隊日記 (五二) 盧澄

出寺門，見後山松柏葱翠可愛，乃偕楊宇民同志，踰巖登坡，梭穿林間小徑，雉兔驚起，二三成羣，相遇驅驟林間，終無一所獲，至十時許，下山就大經堂集會，喇嘛及藏人聚觀者百四五十人，四佛均參加，演魔術畢，由楊宇民同志講演，其要點略稱：(一)介紹此來使命，奉省黨部之命攜帶着救國家救民族的三民主義來奉贈藏族同胞。(二)釋教與中國關係甚深，藏人與漢人通婚同化已久，在宗教上和民族上都早已渾藏合一，不能分割，而三民主義與佛教宗旨，又大部分相符，所以藏人之不可歧視漢人和三民主義，即猶漢人之不可歧視藏人和佛教，中央對於藏族同胞之信仰三民主義，均極示優異，希望大家明瞭漢藏兄弟應該親愛團結之意志。(三)要認識三民主義，就要入黨受黨的訓練，此次吾人攜有照相及申請書，請為入黨的絕好機會，勿要輕輕錯過，至於後悔，講演畢，攝一集團照相一，四活佛照相一，以資紀念，散會後，填表攝影

，得藏人黨員七人。

午飯後，攜照相遊寺前溪畔，愛其樹木掩映。風景清幽，復攝一影，既復歷遊全寺，見空舍甚多，詢之喇嘛。知為喇嘛紛紛遷徙，故僅遺空房，晚飯後，千戶攜酒來寺，在山間頗稱佳釀，相與聚食甚歡，繼以清談，據云：仙美朱崗二寺，均屬鹿源弟三區，每年合共納糧七十石，依地面論，僅仙美二溝，即已達四五百石之多，(該地習慣。計地不以畝，視卜子之多寡，謂之若干石若干斗，可下一石種子之地，等於四十畝。)依是計算，合地二萬畝，所納實不為多，乃寺僧及藏人均不解耕稼，故每覺以奇難，近年競僱用漢人墾殖，漸有農作出產矣。談至十二時，始各就寢。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三分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出版